

文学名刊新作扫描

开栏的话：

全面解读当下文学现场最新出现的作品，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新时代文学的重要路径。为此，本版特开设“文学名刊新作扫描”栏目，并特邀北京师范大学张莉教授、复旦大学金理教授、暨南大学申霞艳教授、山东理工大学张艳梅教授等作为指导教师，带领高校学子就各大文学期刊上最新发表的作品进行全面扫描和深入剖析，以期呈现新时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本期刊发北京师范大学易彦妮的文章，重点关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青年文学》《北京文学》2024年第2、3期发表的新作，后续还将刊发其他刊评，敬请读者关注。

——编者



《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青年文学》《北京文学》：

观察春天来临的不同方式

易彦妮

随着春日逐渐来临，2024年2月以来，《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文学期刊陆续推出新刊，既有张炜、刘醒龙、刘庆邦、李敬泽、鲍尔吉·原野等著名作家的全新作品，在历史深处与当下社会生活的互动中展开探索，也有来自青年一代作家的新鲜亮相，围绕城镇生活、个人成长、性别经验等话题展开写作。在草木葱茏之际，集中阅读这些文学期刊的新作，不同文体体裁与写作主题的隔空对话，为观察春天来临的方式提供了广阔的观照视野。

岁月与命运的刻度

如何在文学中探索存在的可能性，这在米兰·昆德拉看来是小说创作的重要使命。在命运的年轮上刻下往昔生活的爱恨，在历史与此刻的互动中探索存在的谜题，这是近来长篇小说创作持续关注的话题之一。张伟的长篇小说新作《去老万玉家》（《当代》2024年第2期）是酝酿数十年的力作。小说围绕晚清变局时期少年舒莞屏的成长心史，书写这位心怀家族秘密的少年踏上寻找声名远扬的侠女老万玉的旅途故事。在风雨欲来的时代背景下，小说将目光投向这群富有传奇色彩和正义精神的土匪群像，写下故事里的男男女女面对欲望、权谋和势力的盘根错节与自我成长的多重纹理。

胡辛《皇瓷镇》（《人民文学》2024年第2期）是一部关于女性家族代代传承颜色釉瓷技艺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主人公陶青红凭借秘色霞飞釉获得国际创新金奖的场景开篇，将皇瓷镇这一历史底蕴深厚之地作为观察世相的切口，在知识、历史与个人情感波动之间，书写出一位中年女性的志业、情感际遇与时代创新潮流之中编织而成的生活的纷繁经纬。

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听漏》（《人民文学》2024年第3期）聚焦在考古过程中发现的青铜器物残片，并在此基础上缀连起来驳杂的

世情。随着考古专家的田野观察，听漏工曾听长这一行踪不定的人物形象逐渐出场，在夜晚一寸寸的耐心聆听与日常生活呈现的神秘感构成了某种言行之间的张力。小说在历史深处的沉思与现实生活的试炼之间穿行，为青铜器等文物考古工作重新擦亮智性的光泽。

时间的刻度自有其尊严。不同的文字锚点记取着岁月跋涉的足迹，朝向时空深处那些照亮了文学星空的作家先辈致敬。《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25周年》（《北京文学》2024年第3期）以老舍先生和他的文学世界为议题，陈宁、刘恒、孟繁华、徐则臣、乔叶、周晓枫、石一枫等不同代际的北京文学名家展开对话。正值海子诞辰60周年，正如海子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时写下的诗句“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十月》2024年第2期推出“海子纪念小辑”，燎原、陈东东、臧棣等六位批评家、诗人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海子诗歌的丰饶魅力。

城镇经验的“附近”与“远景”

近年来，随着“东北文艺复兴”“新南方写作”“新北京写作”等文学热潮相继涌现，不同空间视域下的城镇图景为当下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视角。而在作家们笔下，关注生活的“附近”和“远景”，是对日常经验的一次解放与重建，它们与地理空间本身所携带的阶级、地域、代际等话题一起孕育着新的美学可能性。李敬泽的《那座跳伞塔，它还在吗》（《北京文学》2024年第3期）是身为远行人对河北保定这座城市的重新辨认。文章从童年生活的记忆、地理空间的流动性再到文学作品里热烈鲜活的平原风景，以“附近”这一人类学概念为支点，在情感内面的地图中重新建立自我与这座城市之间的情感文化纽带。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放生》（《北京文学》2024年第2期）写的是北京东城居民区里一对卖菜为生的京漂夫妻的生活波澜。面对菜店

即将拆除的命运，平日瓜果蔬菜的清香、为活鱼放生的寄愿等细节勾勒出平民生活的种种，在隐笔里暗含新生活的微光。《北京文学》最新一期“新北京作家群”专栏推出了孙睿的短篇小说《四轮学区房》（《北京文学》2024年第3期），小说生活在北京郊区的夫妻俩一起久违地吃麻辣烫的疲惫情境起笔，当房车这一流动空间为旧日心愿和新生活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米乐夫妇和儿子在“四轮学区房”的变形里迎来了一次充满挑战性的奇遇。

《青年文学》的“城市”专栏先后推出了王啸峰和王莫之的中篇小说新作。王啸峰的小说《天福山》（《青年文学》2024年第2期）聚焦民营企业企业家洪福宝的创业历程，从骑着三轮车卖馒头再到饭局上觥筹交错的场景，小说通过不同时期城乡生活的日常场景串联起不同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奋斗史。王莫之的小说《聚会》（《青年文学》2024年第3期）则围绕上海文艺青年的饭局与微信群、朋友圈的微妙交往展开，在静默无言的生命时刻里，关于文学、历史、音乐等话题的对话与“不响”，为数字时代的都市情感经验提供了别样的表达。

在新锐作家笔下，城镇生活的细腻情感经验与朝向未来的构想能力呈现出耳目一新的形态——今年2月，《十月》杂志推出“青年专号”，以中国亲情、城、在村镇、幻、时间志为辑，汇集了索耳、颜桥、林为攀、龚万堂、梁蒙、陈小手、程舒颖、谭镜汝、瑯歌、张黎依等新锐青年作家的作品。在年轻一代写作者笔下，从村镇叙事、都市经验再到赛博朋克的时代幕景，那些置于现实重荷下的想象路径与个体情感脉搏一起汇聚为当下时代的蓬勃新声。

倾听声音里的秘密

在流媒体时代，如果说电子屏幕前的自主选择往往暗含着感受与情感力的“折叠”，那么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声音正以一种独特的物质性重新调动着读者的感官经验。作为“天地稀

声”专栏的开篇之作，鲍尔吉·原野《万物交谈》（《当代》2024年第2期）以生灵之间互相来访的信件为线索，由喜鹊与麦穗鱼、灯绳与摇篮、蜘蛛与苔藓三组物象展开，通过时而活泼时而深挚的心灵对话体，写下天空、云彩、河流、植被与牧民家族的朴素生活，直抵草原万物的灵魂深处。

声音不仅是音色本身，在个体言语与公共空间构成的“混响”里，它揭示着人们情感深处的秘密。韩东的短篇小说《乡村音乐》（《人民文学》2024年第2期）以举办乡村音乐节为背景，讲述了“我”在徽南玉山村旅居期间，偶然与民宿的工作人员魏姐和她儿子相识的故事。从务工经历、家庭生活再到照料迷路的老太太，来远方安顿身心的“我”在日常的倾听里逐渐了解魏姐这位普通乡村女性的生命过往。

作为一部有力回应时代热议话题的作品，莫华杰的短篇小说《贵客》（《当代》2024年第2期）是一则关于拐卖妇女未遂案件的后续创作。当城里人张柱子陪着外出打工的堂姐一起回到大山深处，这位男子勤恳的劳动、真挚的表白背后暗藏着令人心惊的情节骤转，小说由此勾勒出山村淳朴民情与外界经济风潮下的伦理龃龉。《十月》2024年第2期“小说新干线”栏目推出“女性成长”小辑，刊发了伍倩《母亲的悬崖》、曹译《夏日已逝》、余启凡《夜寺》三位年轻女作家的小说新作。从成为母亲的选择、青年人恋爱前后的欲望缠斗，再到意外事件以后的禅寺重逢，不同故事里的女性命运逐渐拨开成长叙事里绵密多歧的枝叶，通过行动重新确认自我情感与尊严。

在万物生长的时令里，观察各大文学期刊推出的最新作品，会发现这些新的文学果实携带着多重纹理。无论是岁月的刻度、城镇经验的新质还是叙事声音里的秘密，这些别具风格的文学新作一起构成了活跃在当下文学现场的“春之声”，它们由此开启新的审美之旅，在绿意盎然的文学天地里自在生长。（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新作快评

梁平长诗《蜀道辞》，《诗刊》2024年第2期

穿越千年蜀道的当代诗篇

杨四平

当年面对黄鹤楼的诗意美景，李白怅然若失，发出长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今天面对沟通南北丝路的古蜀道，面对李白那句石破天惊的“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梁平似乎没有感到“道不得”的困境，反而洋洋洒洒以一组长诗《蜀道辞》（载《诗刊》2024年第2期）对蜀道作了别出心裁的续写。诗人以辽阔的胸襟和饱满的激情回望、分拆、缕析和思辨，提交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当代诗篇。

“有根”地抒写蜀道

古往今来，抒写蜀道的诗章数不胜数，但优秀的诗篇并不多。长期从事诗歌期刊主编工作、一直在诗歌前线的诗人梁平对此深有感触。他追求一种“有根的写作”，其理念里的根，是“作为个体的写作者生理和心理层面上，影响你生命轨迹、完成你生命型塑的根”。这种根不凌空蹈虚，而是结实扎实的，且越扎越深广。从古至今的蜀道，从地理、历史、文化、生态、生存、生活、情感、心理和精神等方面对梁平产生了深远影响，留下了深刻印记。他既广泛涉猎有关蜀道的知识，又反复到蜀道进行实地考察，不断深入思考，最终落实到了此诗的谋篇布局上，努力做到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

对于蜀道的抒写，摆在古今文学家面前的不是“何为蜀道”的再现、呈现问题，而是“何以蜀道”“何能蜀道”的发现、表现问题。同一条千年古蜀道，梁平从中发现了什么？他又如何进行表现的呢？他把古蜀道视为一部千年典籍、皇皇巨著，把自己摆进去、融进去，成为蜀道的阅读者、阐释者、冥想者、亲历者、见证者、书写者和传播者。这样的抒写当然是有根的抒写。至于能否成为有效的抒写、优秀的抒写，那还要看他如何匠心独运的。好诗“开篇即响”。《蜀道难》就是“开篇即响”，“一声喟叹惊为天籁”！梁平这组诗的开篇也非同凡响：“尔来四万八千岁，峡谷与峻岭悬挂的日月星辰，/以川陕方言解读险象，/三千年典籍。”梁平没有泛泛解读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而是从“四万八千岁”的蜀道历史长河里，萃取三千年的古蜀道文明史这部“蜀道巨著”，并以此为出发点，时空腾挪，纵横捭阖，进行独具慧眼的诗意解读，

认为古蜀道比古罗马大道“更久远，更抒情”。组诗开篇就把古蜀道置于世界文明史的方位进行审视与定位，进而使得整组诗既拥有了地方性和普遍性，又拥有了民族性和世界性。

把蜀道视为原乡

在创作谈《自言自语或者几个备注》里，梁平坦陈：“蜀地不仅仅是我半生、或者大半生生命的栖息地，更是我大到对人类和世界的认知、我的所思所想成型的原乡，也是我肉身的七情六欲和嬉笑怒骂的集散地。”蜀地包括其中的蜀道，梁平自觉将其视为自己的“宗系之本乡”。这是他写作的文学之根、文化之根、精神之根、血脉之根、种族之根。尤其是到了新世纪以后，梁平诗歌写作的原乡意识、谱系意识和写作意识越来越明显，愈来愈强烈。在这组诗里，梁平更加侧重于追溯、体认、重构和表现自己所属的“文化原乡”，即那些年代久远但早已化为血脉并融入自己基因里的蜀道文化。蜀道文化何其多、何其广，如何能够做到精准把握与高效传达？梁平在做加法（阅读文献与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继而做减法和乘法（消化材料与“节点的取舍”）。他所谓的“节点的取舍”就是选取古蜀道上那些历经岁月淘洗而依然耸立且具有典范意义的历史文化名胜即古蜀道上的一座座“地标”作为抒写对象，对其进行读解（当然是跳读），乃至将其对象化，进行情感投射，超越时空进行对话，如此一来，沉寂的文物就活络起来，何况有的文物从古到今就从未沉寂过而是一直存活到当下，如米仓道。具体到这组诗来讲，梁平依次选择了“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的褒斜道、“上通秦陇，下达蜀川”的米仓道、“五丁蜀人与金牛秦人共襄的盛举”的五丁和金牛、风情不断被改写的剑门关、“诡魅敲打的神话”般的明月峡栈道、“连绵战火始终没有走近”的翠云廊、“上风上水，不能一笔带过”的皇泽寺、“长安西去蜀道梓潼的文昌”的七曲山大庙、“青莲起舞，云影暗泼”的李白故里、“幽居近物情”的杜甫草堂等。而这些古蜀道上的文化地标，又与历史上的纷繁故事、演义、事件和人物息息相关。这组诗里的人物众多，有诗人苏轼、李白、杜甫、陆游等，有史学家张衡、杨雄、史乐，有帝王周文王、秦昭襄王、秦惠王、刘邦、曹操、蜀后主孟昶、武则天、唐明皇等，有谋

臣诸葛亮、萧何，有名将岳飞、巴蔓子、姜维等。而且，此诗还涉及《蜀道难》《发秦州》《成都府》《太平寰宇记》《辞海》《广政碑》《蜀王本纪》等文献。这一个个蜀道的文化路标彰显了古蜀道的风貌、形象、精神和品格，诚如《旁白》所言：“路标只有危峦与深渊，/没走过蜀道的轻曼，扛不起一滴雨，/一只小鸟的哀鸣。”

自觉收割“诗史”诗意

诗人都有写史诗和大诗的梦想。但史诗从来就不是由当代人来确认的。惟有那些经过漫长时间检验的、能够永世流传下来的、书写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诗才是史诗。一些书写民族重大历史的、且在短时间内得以流布的诗可算是“诗史”。因此，由“诗史”到“史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平有很强的“诗史”意识，他十分重视诗歌的历史承载力和历史想象力，努力做到“在对个人经验的关注和表现中，实现诗歌话语与历史文脉的融汇”。这组诗就是他在在这方面自觉探索的结果。它不止抒写蜀道历史，还着力于把自己融入进去，在蜀道历史里自由穿行，实现历史与现实、历史与自我的穿越对话。梁平这组诗并不满足于穿越千年蜀道、书写千年蜀道历史，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寻那深不可测的“蜀道之道”。在诗人梁平那样，“蜀道之道”也许是像蜀道那样的“顽固而执拗”，也许是与“山河无不牵连”的胸襟，也许是“每一次突围”之后的“豁然开朗”，也许是始终如一的“对古道的忠诚”，也许是贯通南北丝路的“以安而生变”“以危而求安”。

这组诗除序曲性的《古蜀道》与尾声性的《旁白》外，中间的主体部分由12首短诗组成，总体上是总—分—总的完整叙述结构；其中，每一首短诗都可以独立成章，而且每首短诗之间前后相继、环环相扣，合起来又能成为浑然一体的组诗（长诗）。从《蜀道辞》的整体性、有机性、独立性和开放性，可以看出梁平心中先有一个宏大构架，然后在每一个细节处又细致打磨，最终做到了大小由之、时空穿越、深入浅出。当然，这也得益于梁平调动和运用了多种诗歌表现手段如叙事、抒情、独白、隐喻、反讽、互文、复调、对话等。（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评论

用地域和人物的实名来追忆故乡、叙说乡愁的作品并不鲜见。但像聂雄前的《鹅公坪》这样，完全将现实中身历其间的人物渗透在过去和当下的事件中，毫不避讳地将人物的真名实姓袒露在作品中的，这在我有限的阅读中，还是第一次看到。我知道，这需要作家有一种超脱自我和现实的勇气和坦荡。

《鹅公坪》分了三个章节，分别是“含糖岁月、血的再版、春风怒号”，加上尾声，一共有25篇文章。这25篇文章既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系。我看《鹅公坪》，特别惊异于作者的记忆力。鹅公坪上的八姓人家，有20多户，从爷爷到孙子三代人，还有鹅公坪秧冲中学的老教师们，加在一起近百人，聂雄前不仅记住了谁家的屋场挨着谁家，记住了每一个人的姓名和样貌。要知道，作者已经离开家乡40年。虽然每年都会在节假日回盘桓数日，但大多数时间，都身在他乡。若不是千百个午夜梦还，思绪和灵魂都飘荡在“含糖岁月”的鹅公坪上，跟难以忘怀的“王李秦朱邹聂宋罗”八姓人家的爷儿、叔儿、娘儿、兄弟姊妹们牵牵绊绊，怎么能够记得下这满纸清光，一腔乡愁！就像作者在扉页上引用的李清照诗“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

如果只是从记忆深处把鹅公坪上的人和事呈现给读者，那《鹅公坪》就会被淹没在岁月的尘埃里，发不出新枝来。但聂雄前没有耽溺于过去的漩涡中不能自拔，也没有困于现实的矛盾中言不由衷，而是坦诚地将故乡人的贫苦、磨难、狡黠、贪心、无奈、真诚、好义都毫不遮蔽地呈现出来，真是“君子坦荡荡”。他在《义生：屋檐水不滴旧窝窝》写罗弘初的不孝，但生了个儿子罗义生却重情重义又尽孝。他在《父亲的十年》里写父亲聂宗儒为了让哥哥聂建前上工农兵大学或参军，用了三年时间跟大队书记和副书记搞好关系，结果还是功败垂成。聂雄前在叙写家里这个“至暗时分”时，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义愤填膺，而是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地客观叙述。叙述不急不缓，无怨无悔。对其中是非，更是不置一词。他是介入者，同时又是抽离者。介入让读者感同身受，抽离让作家精神自由。这就让作品有了审视的高度和思考的余裕。

写贫苦磨难而没有卑琐，写受人恩惠而不带乞相，写真诚厚义而不去标榜，写功名富贵而不存炫耀，这几点，《鹅公坪》都做到了。书中各自独立的篇章彼此连缀，前面的人物在后面会反复出现，在不同的篇章中不断地生长、丰盈、绽放。在这种前后呼应、相互印证的叙述中，鹅公坪上的人物就一个接一个地走到你面前来了。散文是最能窥见作者内心和成长轨迹的文体，尤其是这种在场化写作的叙事性散文。聂雄前在我自我介人的第一视角中，毫无遮蔽地呈现出了生活的原貌和人的本真。他在《满秀：冬天流传的惊人消息》中坦承：“那个早晨的平静被钟安的这个消息彻底打破了，我心慌意乱，懊悔不已。昨天怎么就没去供销社的垃圾池去翻一翻呢？要是早一点放完牛就好了。”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是一个孩子在听到别人捡到钱后最真实的内心表露，最要命的是那个捡到钱的垃圾池，正是自己每天都要去翻一翻的地方。这种内心最隐秘的独白，让人不觉得是贪心，反而有一种率真的敞亮。

如此一路写来，鹅公坪上的山是真山，水是真水，人是真人。（作者系深圳作家）

《鹅公坪》：一腔乡愁，满纸清光

陈泽



《鹅公坪》，聂雄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4月